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郑振铎

温情在的



永在的温情

郑振铎 著

中国现代经典

散文

郑 振 铎

永在的温清



目 录

蛰居散记

暮影笼罩了一切	(3)
悼胡咏骐先生	(8)
记刘张二先生的被刺	(10)
“野有饿殍”	(15)
鹈鹕与鱼	(18)
汉奸是怎样造成的	(22)
最后一课	(25)
烧书记	(29)
“封销线”内外	(34)
坠楼人	(38)
从“轧”米到“踏”米	(40)
韬奋的最后	(46)
记几个遭难的朋友们	(51)
记吴瞿安先生	(55)
记复社	(60)
“废纸”劫	(64)
售书记	(67)
我的邻居们	(71)
秋夜吟	(74)
补遗	
一个女间谍	(78)

记陈三才	(82)
记平祖仁与英茵	(87)
惜周作人	(90)

西行书简

从清华园到宣化	(97)
张家口	(102)
大同	(106)
云岗	(111)
口泉镇	(129)
大同的再游	(135)
从丰镇到平地泉	(139)
归绥的四“召”	(144)
百灵庙之一	(148)
百灵庙之二	(154)
百灵庙之三	(157)
昭君墓	(161)
包头	(165)
民生渠及其他	(167)

石湖

峇厘观舞记	(173)
记茂物的“总统别墅”	(178)
轻歌妙舞送黄昏	(181)
赞歌朝霞般的舞蹈	(184)
美的丝织的网	(188)
欢迎缅甸文化代表团	(191)
长安行	(193)

春风满洛城·····	(197)
郑州，殷的故城·····	(203)
金梁桥外月如霜·····	(209)
石湖·····	(214)
移山填海话厦门·····	(218)
春天在呼唤·····	(223)
苏州赞歌·····	(226)

永在的温情

记黄小泉先生·····	(231)
永在的温情·····	(235)
鲁迅先生并不偏狭·····	(242)
忆冲锋的老战士鲁迅先生·····	(245)
悼夏丐尊先生·····	(247)
不朽的故事·····	(253)
悼许地山先生·····	(255)
耿济之先生传·····	(261)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	(265)
悼李公仆闻一多二先生·····	(271)
忆六逸先生·····	(277)
哭佩弦·····	(281)
鲁迅——“民族魂”·····	(285)
回忆早年的瞿秋白·····	(288)
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	(293)
悼王统照先生·····	(300)

欧行情剪

我们在 ATHOS 上·····	(307)
------------------	-------

离别	(309)
海燕	(315)
“A LA MER!”	(318)
大佛寺	(321)
阿剌伯人	(325)
同舟者	(328)
宴之趣	(335)
黄昏的观前街	(340)
附：欧行日记（五月二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一日）	(345)

蛰居散记

暮影笼罩了一切

“四行孤军”的最后枪声停止了。临风飘荡的国旗，在群众的黯然神伤的凄视里，落了下来。有低低的饮泣声。

但不是绝望，不是降伏，不是灰心，而是更坚定的抵抗与牺牲的开始。

苏州河畔的人渐渐的散去。灰红色的火焰还可了望得到。

血似的太阳向西方沉下去。

暮色开始笼罩了一切。

是群鬼出现，百怪跳梁的时候。

没有月，没有星，天上没有一点的光亮。黑暗渐渐的统治了一切。

我带着异样的心，铅似的重，钢似的硬，急忙忙的赶回家，整理着必要的行装，焚毁了有关的友人们的地址簿，把铅笔纵横写在电话机旁墙上的电话号码，用水和抹布洗去。也许会有什么事要发生。准备着随时离开家。先把日记和有关的文稿托人寄存到一位朋友家里去。

小箴已经有些懂事，总是依恋在身边。睡在摇篮里的倍倍，却还是懵懵懂懂的。看望着他们，心里浮上了一缕凄楚之感。生活也许立刻便要发生问题。

但挺直着身体，仰着头，豫想着许多最坏的结果，坚定的作着应付的打算。

下午，文化界救亡协会有重要的决议，成为分散的地下的工作机关。《救亡日报》停刊了。一部分的友人们开始向内地或香港撤退。他们开始称上海为“孤岛”。但我一时还不想离开这“孤岛”。

夜里，我手提着一个小提箱，到章民表叔家里去借住。温情的招待，使我感到人世间的暖热可爱。在这样彷徨若无所归的一个时间，格外的觉到“人”的同情的伟大与“人间”的可爱可恋。个个人都是可亲的，无机心的，兄弟般的友爱着，互助着，照顾着。他们忘记了将临的危险与恐怖，只是热忱的容留着，招待着，只有比平时更亲切，更关心。

白天，依然到学校里授课，没有一分钟停顿过讲授。学生们在炸弹落在附近时，都镇定着坐着听讲；教授们在炸声轰隆，门窗格格作响时，曾因听不见语音而暂时停讲半分数秒，但炸声一息，便又开讲下去。这时，师生们也格外的亲近了；互相关心着安全。他们谈说着我们的“马其诺防线”的可靠，信任着我们的军官与士兵。种种的谣传都像冰在火上似的消融无踪。可爱的青年们是坚定的，没有凄惋，没有悲伤；只是坚定的走着应走的路。有的，走了；从军或随军做着宣传的工作。不走的，更热心的在做着功课，或做着地下的工作。他们不知恐怖，不怕艰苦，虽然恐怖与艰苦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教员休息室里的议论比较复杂，但没有一句“必败论”的见解听得到。

后来，“马其诺防线”的防守，证明不可靠了；南京被攻下，大屠杀在进行。“马当”的防线也被冲破了。但一般人都还没有悲观。“信仰”维持着“最后胜利”的希望。“民族意识”坚定着抵抗与牺牲的决心。

同时，狐兔与魍魉们却更横行着。“大道市政府”成立，

“维新政府”成立。暗杀与逮捕，时时发生。“苏州河北”成了恐怖的恶魔的世界。“过桥”是一个最耻辱的名辞。

汉奸们渐渐的在“孤岛”似的桥南活动着，被杀与杀人。有一个记者，被杀了之后，头颅公开的挂在电杆上示众。有许多人不知怎样的失了踪。

极小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了。

学生们常常来告密，某某教员有问题，某某人很可疑。但我还天真的不信赖这些“谣言”。在整个民族作着生死决战的时期，难道知识分子还会动摇变节么？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盲猜”与“瞎想”。

但事实证明了他们情报的真确不假。

有一个早上，与董修甲相遇，我在骂汉奸，他也附和着。但第二天，他便不来上课了。再过了几天，在报上知道他已做了伪官。

张素民也总是每天见面，每天附和着我的意见，但不久，也便消声匿迹，之后，也便公开的做了什么“官”了。

还有一个张某，和陈柱，同受伪方的津贴，这事，我也不相信。但到了陈柱（这个满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东西）“走马上任”，张某被友人且劝且迫的到了香港发表“自首文”时，我也才觉得自己是被骗受欺了。

可怕的“天真”与对于知识分子的过分看重啊！

学生里面也出现“奸党”。好在他们都是“走马上任”去的，不屑在学校里活动；也不敢公开的宣传什么，或有什么危害。他们总不免有些“内愧”。学校里面依然是慷慨激昂的我行我素。

虽然是两迁三迁的，校址天天的缩小，但精神却很好；很亲切、很温暖、很愉快。

青年们还在举行“座谈会”什么的，也出版了些文艺刊物；还做着民众文艺的运动，办着平民夜校。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多带着些警觉性。可爱与骄傲，信仰与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们活动的趋向。

我还每夜都住在外面。有时候也到古书店里去跑跑。偶然的也挟了一包书回来。借榻的小室里，书又渐渐的多起来。生活和平常差不了多少，只是十分小心的警觉着戒备着。

有一天到了中国书店，那乱糟糟的情形依样如旧。但伙计们告诉我：日本人过来了，要搜查《救亡日报》的人；但一无所得。《救亡日报》的若干合订本放在阴暗的后房里，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搜查时，汪馥泉恰好在那里。日本人问他是谁。他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头发长长的，长久不剪了，答道：“是伙计。”也真象一个古书店的伙计，才得幸免。以后，那一批“合订本”便由汪馥泉运到香港去。敌人的密探也不曾再到中国书店过。亏得那一天我没有在那里。

还有一天，我坐在中国书店，一个日本人和伙计们在闲谈，说要见见我和潘博山先生。这人是清水，管文化工作的。一个伙计偷偷的问我道：“要见他么？”我连忙摇摇头。一面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作一个购书的人。这人走了后，我向伙计们说道：“以后要有人问起我或问我地址的，一概回答不知道，或长久没有来了一类的话。”为了慎重，又到汉口路各肆嘱咐过。

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虽然不时的有人去问他们。

隔了一个多月，好象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会发生，我才再住到家里去。

夜一刻刻的黑下去。

有人在黑夜里坚定的守着岗位，做着地下的工作；多数的人则守着信仰在等待天亮。极少数的人在做着丧心病狂的为虎作伥的事。

这战争打醒了久久埋伏在地的“民族意识”；也使民族败类毕现其原形。

悼胡咏骐先生

我和咏骐先生的相识，不过三年左右。上海战役失败之后，上海的情形，紧张、混乱。友人们撤退的，躲避的纷纷不绝。在其间，也有许多若橡树似的，屹立于暴风雨之中而坚定不动的，咏骐先生即是其中之一。他稳定的站在危难、艰苦、恐怖、纷扰的环境中，象一个巨人似的；在他的巨影之下，许多人赖以安定，不惧。他执了一盏光明四射的灯笼，在茫茫黑夜里，引导着许多人向前走。他的勇敢、冷静与明晰分毫的理论，增加了同伴者无穷的勇气。

他不是一位孳孳为利的普通商人。他看得远，见得广，想得透彻。他知道一个商人在这国难时期应尽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一切措施，一切行动，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题的。他从事商业近二十年，但他的经济情形也仅足够一家温饱而已。而对于爱国事业，则无不竭力帮助着；比千万百万富翁所尽的力量更多，更大！

他主持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他的看法，是把“人寿保险事业”作为“社会事业”之一的；并不为了营利。他应用了最科学的方法，经营“人寿保险”事业；有许多设施，足为后来人最好的楷模。

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公司的投资，以投于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为主。购买外汇，垄断米粮布匹及其他日用品的都是

民族的罪人。他的公司绝对的不愿做这种事。他和我商量，要把一部分资金从事于保存民族文化。我尽力的赞成他，说：我愿以全心全意的帮助他做这件事。可惜商谈后不久，他便一病不起，再没有机会做这件事。这实在是民族文化之一大损失！也是他有志未遂的事的一端！

他待友笃信。对于穷的文化人——文化人没有不穷的——尤其愿意用种种方法来帮助。有时，得到帮助的人竟不知道是他的力量。

他有信仰，他有理想，他有远见。他见到最后胜利的不远；他信仰我民族的必有光明远大的前途。他鞠躬尽瘁于兹；虽病已深，体已弱，虽已弥留在病榻上，也还念念不忘于兹！

一个火种遗留下来，可以传之不灭。他便是这不熄的火种。

他虽死，但他的巨影还荫覆着无数的未死者们。他虽赍志以死，不及见最后胜利的完成；但未死者们一念及他的忠笃的大无畏的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便增加了无穷的勇气。

他虽死，但他的精神不死，我们悼念他；但我们一念到他，便应想到要完成他未完成的遗志，未完成的工作与他的未实现的信仰与理想！

他这埋伏下来的火种，这精神，是永远不灭的！